

琼岛「茗」片韵悠长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

如果茶叶能说话,它可以讲述一千个故事。

从龙井里的西湖山水,到猴魁中的徽州人文,再到川茶里的茶馆市井,每一片茶叶都浓缩着产地的土壤、气候、风光、人文。而当青翠的叶片化为柔和的茶汤后,它们更是基于千姿百态的地域文化,建构起“一方水土育一方茶”的集体记忆。

幅员辽阔的神州大地为茶文化的延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,即便是在位于大海之南的海南岛,悠悠茶香也已绵延千年。寻香之源,故事得从五指山的一片野生茶叶讲起。



清光绪《定安县志》介绍了水满峒茶。陈雅如 摄

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海南日报
海南山上黎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记者李天平摄
司生产的茶叶标本。



五指山市水满乡居民王雄青手工制作大叶种茶。

黎人采茶,始于药饮

3000多年前,当古百越族群的一支漂洋过海渡过凶险的琼州海峡,孤悬海外的海南岛迎来第一批原住民——黎族人。他们为了寻找栖身之所奔琼岛腹地而去,在五指山一带的原始丛林间搭起船形屋,从采集、渔猎发展至刀耕火种。

也许是为饱腹,黎族人曾将山林里的草木野果尝了个遍,嫩枝无毛、叶圆芽肥的野生茶进入了他们的视线。有意思的是,当“神农尝百草,日遇七十二毒,得茶(茶)而解之”时,居住在海南岛的黎族人开始采茶,或许同样出于药用之目的。

相传很久以前,家住五指山一带的黎族小伙“猎哥”上山打猎时不幸染病,回家后口干舌燥、四肢乏力。见状,“猎哥”的妻子“黎妹”焦急地四处寻找草药,她从一棵葱绿的小树上采回几片嫩叶,用嫩叶煮水给“猎哥”服用,没想到“猎哥”的身体很快恢复如初。从此以后,当地的黎族百姓便把这种嫩叶当成了“奇妙叶”。

也有民间传说称,唐天宝七年(748年)六月,鉴真师徒和日本僧人荣睿、普照及水手一行第五次渡海时遇台风,漂至振州宁远河口(今三亚大小洞天景区)一带登岸。因水土不服,不少人出现腹泻、呕吐、疲乏的症状。

这时幸有一名来自五指山一带的黎医采来水满野茶,送给鉴真师徒一行煮水服用。几天后,鉴真等人体力恢复,精气神大振,不禁赞叹:“真可谓水

满神叶也。”

水满一词,在黎语中有“古老、至高无上”之意。这处位于五指山脚下的黎族聚居地,自古便盛产野生茶,以茶代药防治疾病,正是当地黎族人长期与高温高湿、蛇虫出没的生存环境作斗争积累的经验与智慧。

究竟是谁率先采撷五指山野生茶而食?如今已无从考证。但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推断,这一历史至少已有1500年之久。

成为贡品,蜚声岛外

从生吃鲜叶到煮水服用,再到晾晒加工成干茶,茶文化贯穿华夏历史数千年。有学者认为,我国茶文化兴起于唐、发展于宋、极盛于明清。明清时期,海南野生茶开始频繁见于各类文献。其中,清光绪《定安县志》记录了当时以产地命名的4种海南野生大叶种茶——南间岭茶、思河岭茶、水满峒茶和龟岭茶,称水满峒茶“气味香美,冠诸黎山,久已有名”。

山水交融的黎寨深山,遍布高大粗壮的野生茶树,这一珍贵的自然资源为何到明清时期才被世人所知?或许,这与“生黎之巢深邃,外人不复迹”有关。

明代以前,聚居在五指山、黎母山一带的黎族人不服王化,不与朝廷往来,被中原人士称为“生黎”。宋代周去非曾于《岭外代答》一书中记载:“海南有黎母山,内为生黎,去州县远,不供赋役;外为熟黎,耕省地,供赋役,而各以所近,隶于四军州。”

在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背景下,长于“生黎”聚居地的野生茶树不为外人知晓,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随着历代封建王朝的反复招抚,“生黎”转化为“熟黎”的人数逐渐增多,为表示向化朝廷的诚意,黎族人便将产自五指山水满峒的茶叶与沉香、黄花梨等一起入贡,这片小小的叶子这才得以蜚声岛外。

这段历史在明清时期的相关文献中亦有所体现。尽管彼时全岛各州县几乎均以茶为土贡,但论品质,还是水满茶最佳。

清末至民国时期,来自西方的冒险家、植物学家、传教士、人类学家纷纷登岛探险,也为五指山茶文化研究留下了不少珍贵史料。

“一些艳丽的青藤缠在竹丛上……当地野生的茶树混杂在其他灌木丛中……这种茶树出现在野生丛林中,足以说明它是本地原生的。当地人将其叶子采摘后晒干,带到集市出售,数量并不多,他们叫它‘黎茶’。”1882年,美国植物学家、传教士香便文在五指山一带的黎族聚居地考察期间,便曾目睹当地茗饮之事。

1937年6月,美国《国家地理》杂志记者尼克尔·史密斯、伦纳德·克拉克从旧金山出发经香港抵达海口,开启为期两个月的海南岛探险。在他们拍摄的纪录片《海南红山之外》中,还能看到当时琼岛黎族人围在一起喝大碗茶的场景,而这也是关于黎族人饮茶最早的影像资料。

如今,发源于五指山一带的海南茶文化更加丰富多元,各种茶产品早已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而在穿越千年历经制法与饮法的演变后,茶也进一步渗透到五指山百姓的衣食住行和礼俗交往中,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茶文化体系。



海南山上黎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记者李天平摄